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八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十七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八

硃批田文鏡奏摺

雍正四年九月初一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八月初七日臣齎摺家人回豫恭捧

皇上欽賜荔枝一餅到臣臣因入闈監臨隨跪迎至公

所敬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欽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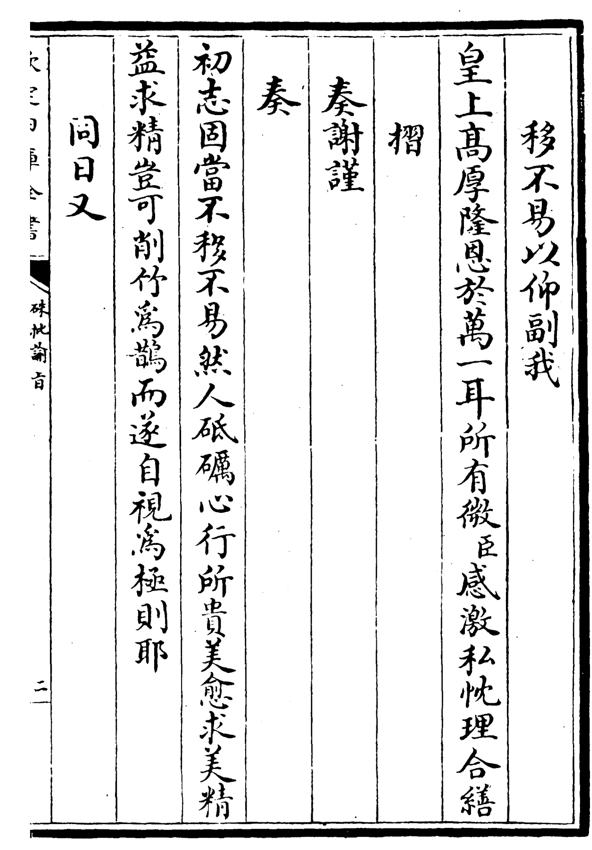
皇上量若乾坤仁同雨露南方修職貢一物而恒屢

天懷北闕溥

恩膏三年而疊沾甘液香浮銀甕盈盈赤膽披霞色潤

瑛盤灼灼丹心向日臣欽奉

恩賞感激靡涯惟有夙夜兢惕竭盡駑駘自始至終不


移不易以仰副我
皇上高厚隆恩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
摺
奏謝謹
奏
初志固當不移不易然人砥礪心行所貴美愈求美精
益求精豈可削竹為鵠而遂自視為極則耶
同日又

奏爲㨿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具奏河泓刷深一摺欽奉
硃批諭旨到臣臣伏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軫念河防深通周悉之至意伏念豫省所屬地方
雖自夏徂秋仰蒙
皇上誠敬感孚雨暘時若然而天時難定汛水靡常臣
於本年八月初五日㨿陝西寧夏府知府卜琰申
報黄河長水四尺餘寸臣隨飛飭道廳印汛各官

嚴加防護幸今水勢已過工程平穩若入深秋誠

如

聖諭加意預防最爲緊要臣惟有敬謹竭力防範務保

無虞以仰副我

皇上諄切垂誠之

聖意於靡盡耳又臣伏查河泓刷深尺寸臣自蒙

皇上天恩簡畀巡撫以來事無大小莫不時刻留心細

加察訪因思河身關係重大臣實於本年四月內

即面飭各河同知令其逐段確查據實稟覆但自西至東計長千有餘里直至七月初旬始據各河同知陸續稟覆臣既查丈明確敢不據實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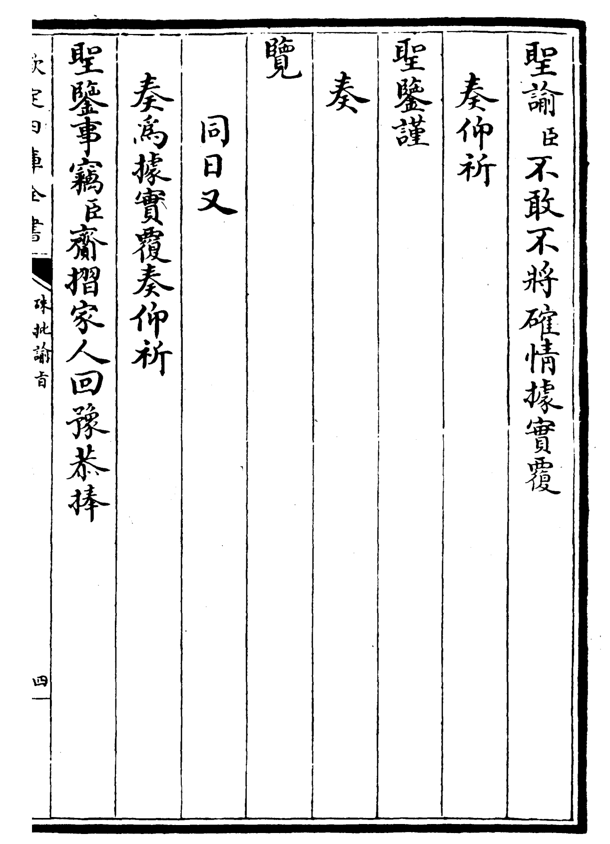
聞上慰

聖懷臣實不知副河臣嵇曾筠已奏有

所奏朕殊不以為然嵇曾筠固未知會於汝但飭令河員探量淺深確查尺寸汝自揣知其故也

諭旨垂問而嵇曾筠亦並未有字知會臣因而具

奏然嵇曾筠於臣查明之後曾有字令臣將查過尺寸開單移知臣隨將尺寸數目列單封送令嵇



聖諭臣不敢不將確情據實覆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齊摺家人回豫恭捧

皇上硃批條奏少室山一事欽奉

諭旨知縣馬樸條奏此一事可與鎮臣商酌定議奏聞

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照無遠勿屆但臣身任封疆凡通省所屬地方雖不能親歷其地然自抵任迄今查有山川險要之處莫不時刻留心細加察訪茲臣伏查登封縣所屬之少室山地方雖則遼濶因內有少林寺僧人居住從無匪類敢於潛藏今應

否將登封縣原設把總移住巡查并登封縣地方

作何兼防之處臣已知會河北鎮臣紀成斌現在

會同逐細商酌一俟議定之日臣等再爲據實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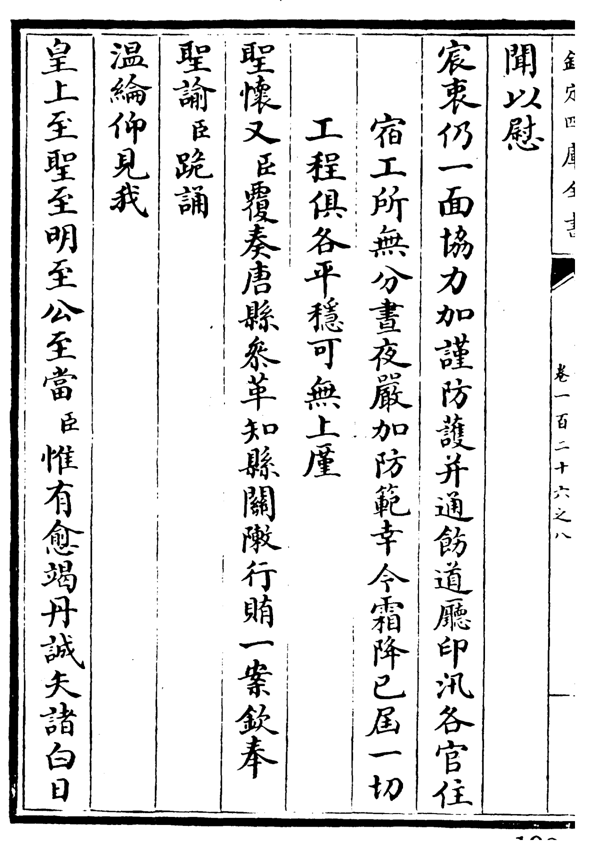
聞又臣恭報秋汛水勢平穩一事欽奉

硃批諭旨臣因現在入闈不敢違例輕用墨筆繕摺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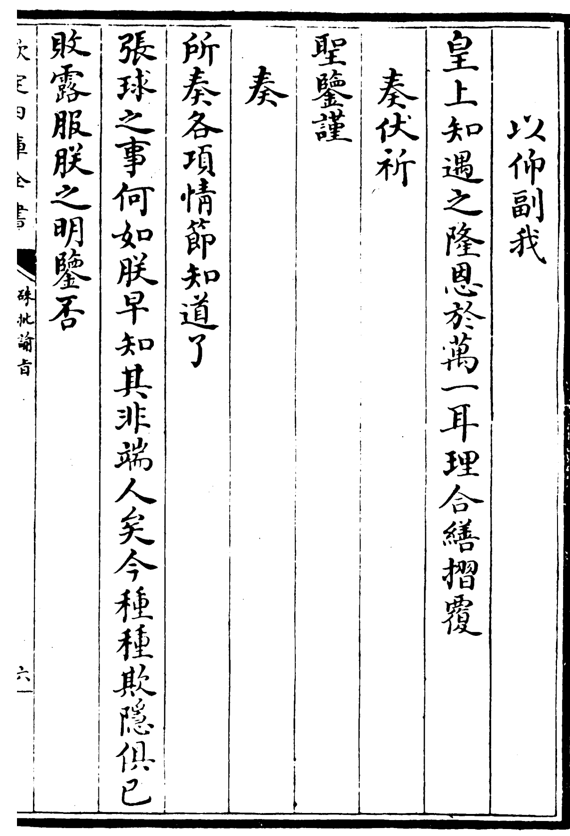
奏隨一面將奉到

硃批諭旨敬錄轉送副河臣嵇曽筠將汛水平穩情形

預爲奏



聞以慰
宸衷仍一面協力加謹防護并通飭道廳印汛各官住
宿工所無分晝夜嚴加防範幸令霜降已屆一切
工程俱各平穩可無上廑
聖懷又臣覆奏唐縣參革知縣關漱行賄一案欽奉
聖諭臣跪誦
温綸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至公至當臣惟有愈竭丹誠矢諸白日



以仰副我

皇上知遇之隆恩於萬一耳理合繕摺覆

奏伏祈

聖鑒謹

奏

所奏各項情節知道了

張球之事何如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種種欺隱俱已

敗露服朕之明鑒否

從前查勘河道之欽差閒爾一無所贈殊覺禮儀少缺今鞫獄大臣在豫俟其諸案審畢當各盡地主之誼辭受與否聽彼自為耳

雍正四年九月初三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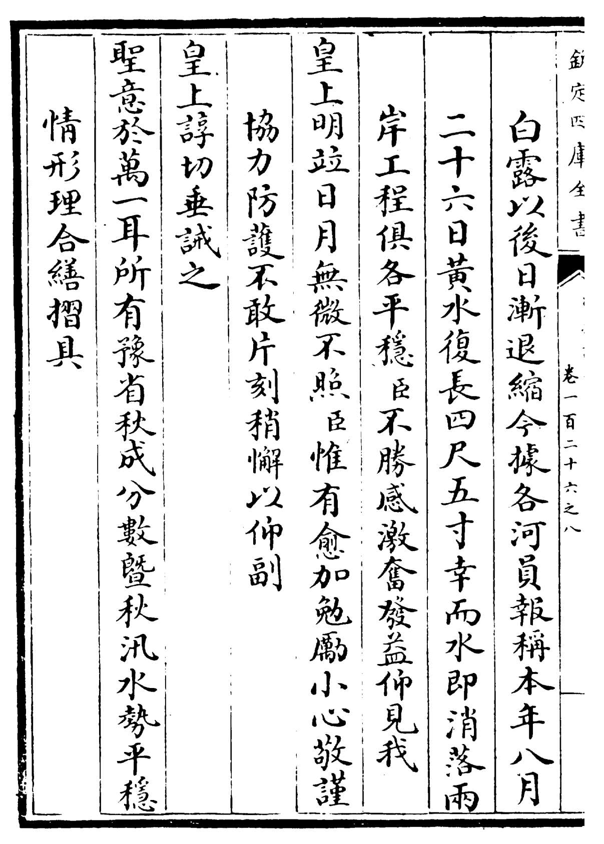
奏為恭報秋成分數暨秋汛水勢情形上慰

聖懷事竊查豫省秋成據開封等八府所屬暨汝陳等七州并所屬各州縣陸續報稱今歲秋禾竝皆十分豐收即沙土瘠地以及人力不齊之處亦有七

八分收成所種芝麻棉花雜糧等物盡獲豐收竝無一物減少至於通省所屬地方據各屬報稱又於本年八月十六十九二十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等日疊沛甘霖四野均沾地土滋潤不但蕎麥黑豆足資茂實即來歲二麥亦可乘時布種黃童白叟莫不懽呼踴躍感頌

皇仁羣歌

聖德臣職任封疆不勝歡欣凜惕再查秋汛水勢自交



白露以後日漸退縮今據各河員報稱本年八月二十六日黃水復長四尺五寸幸而水即消落兩岸工程俱各平穩臣不勝感激奮發益仰見我
皇上明竝日月無微不照臣惟有愈加勉勵小心敬謹協力防護不敢片刻稍懈以仰副
皇上諄切垂誡之
聖意於萬一耳所有豫省秋成分數暨秋汛水勢平穩情形理合繕摺具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朕實為豫省感激
天地神明不盡自亦以手加額慶幸而復倍增敬凜也
同日又
奏為道員懷私挾嫌一計兩害以圖報復仰祈
睿鑒事竊臣自蒙

皇上殊恩簡畀巡撫以來兢兢業業凡於審理重案出入攸關必求確實證據方敢定擬爰書從未敢草率從事至若盜案處分綦嚴屬員必多諱匿欲令有則必報是以委曲設法勸誘臣查豫省竊案從前俱不通報亦不上緊緝賊追贓自臣身任巡撫之後嚴檄飭行令各屬通報以便飭催勒緝務獲確賊究追又恐各員疑畏仍然隱諱每於因公進見之時諄諄示以將各員本任內凡有強竊盜案

准其自行補報許令自新暫免叅處并經檄飭在案此臣一點事求必濟之愚衷整飭吏治之苦心惟有

皇上俯賜鑒察知之必深亦惟有

皇上聖明之前可以直陳無隱詎意有管河道佟鎮自調任河道以來於河庫錢糧希圖染指將未經奉部覆准之案先請撥司庫銀兩歸款意欲從中開銷經臣屢次駁查嚴加申飭庶彼貪心不敢遽萌

臣在豫一日則彼礙臣一日故急欲去臣者一也南汝道陳世倕曾在河道任內半年有餘諸弊盡悉臣之稽查何項錢糧必深中病根彼疑爲南汝道所告故急欲去南汝道以去臣者一也按察使沈廷正陞任缺出原應布政使署理藩司費金吾以事繁不能兼攝向臣面懇又以河道管理全河正值汛水長發之時往來堤上不便再令署理臬篆惟南汝道事務稍簡詳請委署此正臣與費金

吾調劑苦心而彼以臣不令其署理按察使印務
痛恨臣而并及陳世倕以圖報復者又其一也因
乘
欽差大臣來豫審事彼以爲此係臣多事之秋又值臣
入闈監臨不及繕摺
奏辯故尋一二事徑揭部院有意擾亂搖動各案名
則揭報署司陳世倕而實則中傷及臣一計兩害
巧莫巧於此險莫險於此也佟鎮所揭兩案臣敢

為

皇上詳晰敬陳之修武縣叅革知縣鄒權虧空一案經

前撫臣石文焯題叅臣審擬侵欺律斬具

題部覆奉

旨依擬應斬監候在案茲值雍正四年秋審豫省向例

秋審雖列兩司各道銜名而實係按察司專政主

稿送臣衙門審題佟鎮因係管河道員以為凡因

河工虧空者不應擬以侵欺欲留日後虧空河帑

地步不知凡審虧空案件分別侵挪全憑有案無案從前曾詳明上司存有冊卷者即係別項動用有案可據應問挪移如未曾詳報又無冊卷者雖係河工動用明係揑飾應問侵欺此一定之例也況虧空人犯與各案絞斬人犯不同各案絞斬人犯秋審時應分別其情之重輕填註情實緩決可矜字樣至於虧空人犯定有年限限內全完者減等發落逾限不完者方將本犯正法家屬著追挪

權一案承追未滿一年惟有填註緩決具
題而佟鎮欲翻題定之案開脫虧空之員自留地步
故意指難不肯畫行嗣據陳世倕稟稱面將鄂權
虧空係題定奉
旨人犯不便輕減委婉向佟鎮陳說欲其畫行而佟鎮
曾言鄂倫岱係伊近房之叔今遭究抑不知將來
如何牽累有何心緒辦理此案等語隨即托避赴
堤查工去訖陳世倕復查往年秋審舊案而列銜

之道員亦有竟不盡行者即將鄒權一犯解臣

飛檄調回佟鎮公同會審而佟鎮呈報查工緊急

不能回省現有佟鎮驗文可據臣與兩司各道會

審詳慎具

題之案何得徇私開脫反以陳世倕爲兒戲人命此

其扶嫌混揭者一也再光州監生阮沖衢家於雍

正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被竊署州事上蔡縣知縣

張球未曾通報經臣以從前未報强竊之案飭令

補報如係強刦准於疎防疏內聲明如係竊賊飭令緝賊追贓結案通行勸諭而張球於雍正四年四月内因公赴省將此案是竊非強遵飭稟臣臣即令其補報據張球復稟此案於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據失主報官原即具有通報院司道文書三角因查係竊案從前俱不通報故爾停止今原文現存但職久離署任印信交出無憑補報臣因係竊案即令其將原存報文補報到臣臣隨批

司飭查竝非倒提年月後一面行知光州此臣一片引誘屬員報盜不諱之苦心故爾委曲行查惟求各屬信臣之言敢於補報庶於地方公事無悞若張球果犯應參之條有斷難姑容之事臣與張球何親何眷不即題參反收報文存案又敢將詳文批司行查併知照光州愚不至此此其挾嫌混揭者二也總之佟鎮之圖謀害臣其處心積慮已久因臣無隙可乘特尋陳世倕署司任内之事乘

機鼓簧一欲剪除陳世倕以去臣之耳目一欲株
連及臣以快其私心以彼所揭報之二案視爲臣
之罪孽無過於此而不知臣之委曲苦衷實無不
可跪陳於
皇上之前伏乞
皇上憐臣愚昧念臣孤立即
賜罷黜並
敕部嚴加議處又於雍正四年八月十四日臣在闈中

接准刑部咨奉

旨著巡撫田文鏡會同侍郎海壽史貽直審明具奏欽

此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涕零臣被佟鎮掦揭本

應斥革聽候質審乃蒙

皇上天恩令臣會同審明臣何人斯被此

高厚之恩如天如地臣惟有矢公矢慎益竭犬馬微誠

以圖報於萬一耳臣因在闈監臨具

奏稍遲合併聲明謹

奏

佟鎮此舉朕實不悅況所揭二事又非異常干犯法紀類斯謬誤何處無之遂乃如是小題大作但此時且不必明露意旨已令史貽直等來豫遵旨秉公審理朕觀佟鎮似有懷私傾陷之意也今閱爾奏朕甚嘉之隨已有旨諭部此等刁風豈可使其滋長當嚴懲示儆管河道一缺爾意中有稱職之人否密奏以聞

雍正四年九月初四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學臣三年任滿多士懇請復留謹據實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查學臣王國棟自奉

差河南學政迄今已經三載凡所考試生童由文及武

務期拔取之公自始至終毫無茍且之事抑且刻

苦辛勤留心講貫行優者舉敗檢者黜寬嚴竝用

悉秉至公咸感生於知遇咸願切於栽培多士歡

騰文風丕變此皆學臣王國棟之實政而臣見聞

之最確者也今據闔屬士子感頌

皇上知人善任之

聖意環繞臣署具詞懇留復據布按二司詳請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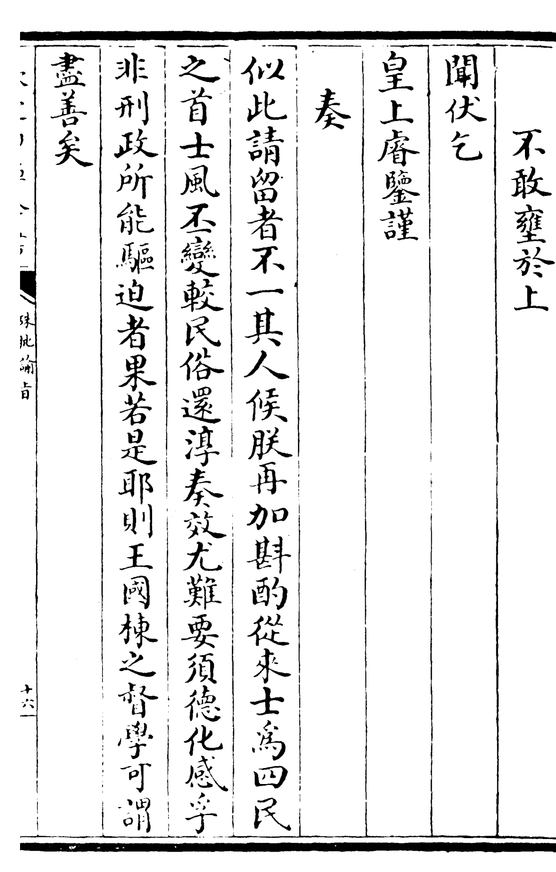
題復留三載臣查學臣王國棟已奉

旨補授光禄寺卿臣何敢冒昧

題留且經王國棟面與臣言三年刻苦無非圖報

聖恩實無善政足當

題留之實再三力辭但臣細察輿情極其懇切臣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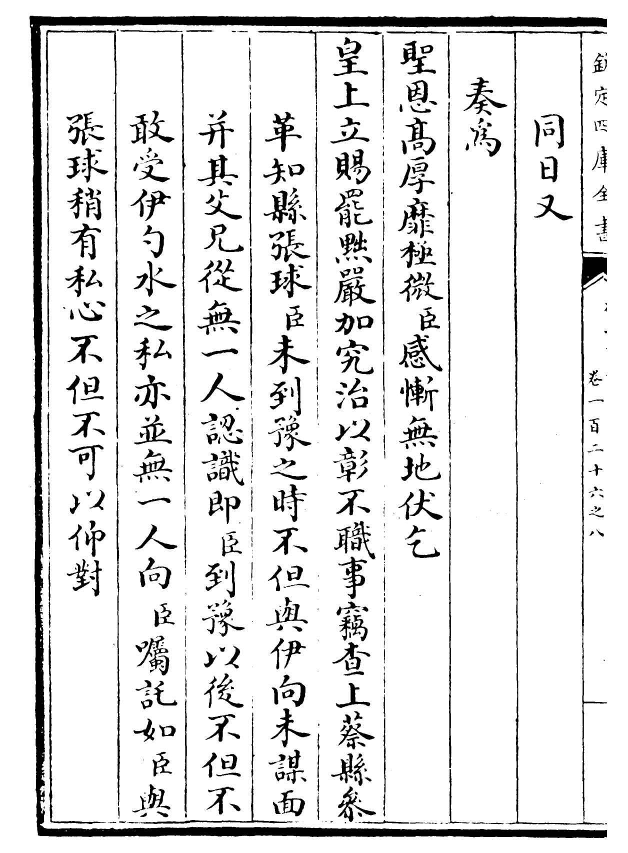
不敢壅於上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似此請留者不一其人候朕再加斟酌從來士為四民之首士風不變較民俗還淳奏效尤難要須德化感孚非刑政所能驅迫者果若是耶則王國棟之督學可謂盡善矣



同日又

奏爲

聖恩高厚靡極微臣感慚無地伏乞

皇上立賜罷黜嚴加究治以彰不職事竊查上蔡縣參

革知縣張球臣未到豫之時不但與伊向未謀面

并其父兄從無一人認識即臣到豫以後不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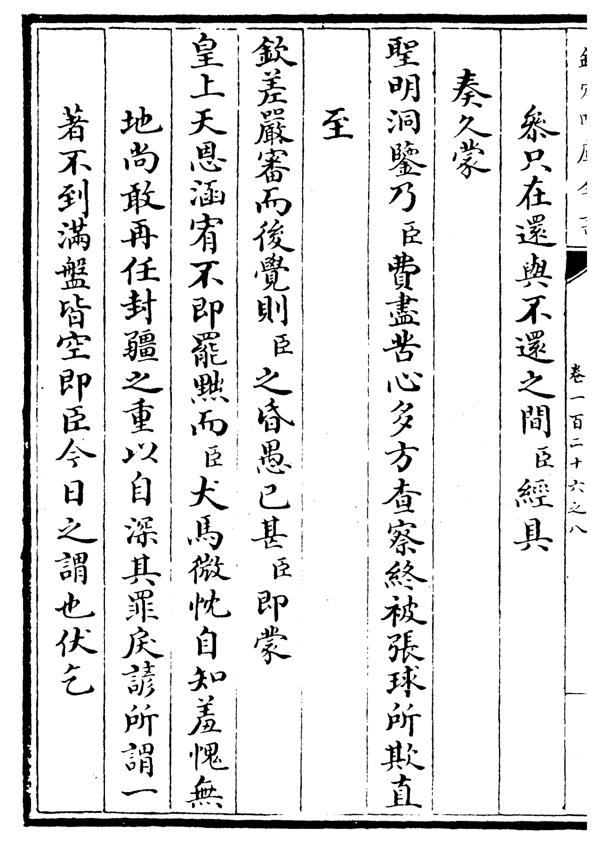
敢受伊勺水之私亦並無一人向臣囑託如臣與

張球稍有私心不但不可以仰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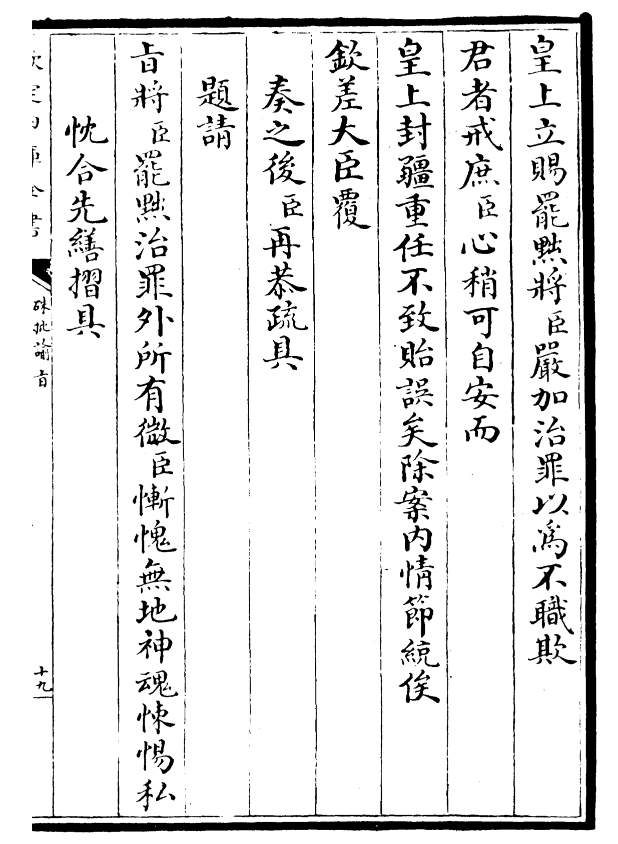
皇上併不可以自對衾影惟因其人年力精壯頗有聲名歷試以事俱能辦理因而節次
題請臣實悉秉至公憐才起見詎張球於前署光州任內曾借參革息縣知縣邵言綸銀五百兩臣於雍正四年正月內訪聞此事適張球因公赴省隨面加詰訊而張球堅稱已還臣猶不敢遽信其言必欲以邵言綸收字為據又於四月內令南汝道陳世倕密查取有原借約并收字呈驗臣尚恐非

郃言綸親筆復令陳世倕再加確查陳世倕因署
司篆在省轉委西平縣解任知縣王鑛問據郃言
綸亦回稱銀兩已經還清是實隨於約上親寫還
訖字樣呈驗臣始信以為實嚴將張球申飭勉令
改過自新不即題參不意臣於九月初一日出闈
後聞知
欽差所審黄振國等各案俱與臣原參情節相符惟張
球借郃言綸銀兩一案經

欽差大臣欲行夾審張球隨供尚未清還不勝驚惕臣
被其欺皆因臣愚所致而臣從前即敢據其欺誑
之言跪
奏於
皇上之前是臣之大罪一也似此劣員臣不即行參處
罪已莫逭而又敢據情屢
奏愚昧無知被其所欺是臣之大罪二也臣罪至此
萬死有餘伏查張球向部言綸借銀臣之參與不



參只在還與不還之間臣經具
奏久蒙
聖明洞鑒乃臣費盡苦心多方查察終被張球所欺直
至
欽差嚴審而後覺則臣之昏愚已甚臣即蒙
皇上天恩涵宥不即罷黜而臣犬馬微忱自知羞愧無
地尚敢再任封疆之重以自深其罪戾謗所謂一
著不到滿盤皆空即臣今日之謂也伏乞



皇上立賜罷黜將臣嚴加治罪以為不職欺

君者戒庶臣心稍可自安而

皇上封疆重任不致貽誤矣除案内情節繞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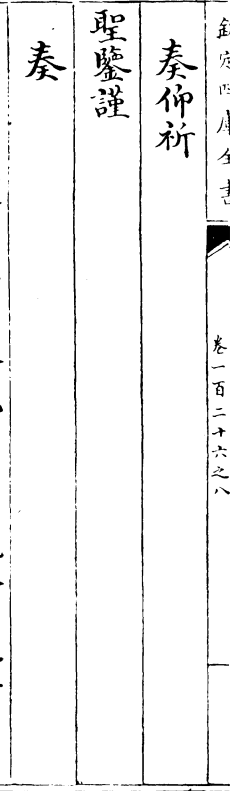
欽差大臣覆

奏之後臣再恭疏具

題請

旨將臣罷黜治罪外所有微臣慚愧無地神魂悚惕私

忱合先繕摺具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將朕日前批諭竝汝回奏試反覆細觀今日之慚非自有以取之乎人固難知然以不逆詐勿偏聽二語處之亦何致被所誑惑終迷不悟用人妙術即在於此所可寛恕者猶屬無心之過不及之愆迴與懐私欺罔不侔況汝前將張球之堅詞狡辯及汝再三察詰情節曾經

歷敘分明復何罪之有但乏燭姦之智失馭下之道耳此等人此等事閱歷一番亦未嘗無益何也看透世情識見不期其增而日益增矣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九月十八日奉

欽差侍郎海壽史貽直知會奉到

皇上欽賜臣等風羊荔枝臣隨公同出郊跪迎至公所

敬設香案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祗領訖伏念臣奉職無狀正當待罪之時乃荷珍

奇之

賜在通省臣民驚爲異數而臣於深切憂危之日仰邀

聖眷之隆更恨臣之駑劣不能進圖犬馬之報豈惟此

生此世圖報靡涯即極之生生世世又豈能仰報

於萬一也臣惟有銘諸寸衷竭盡血誠而已所有

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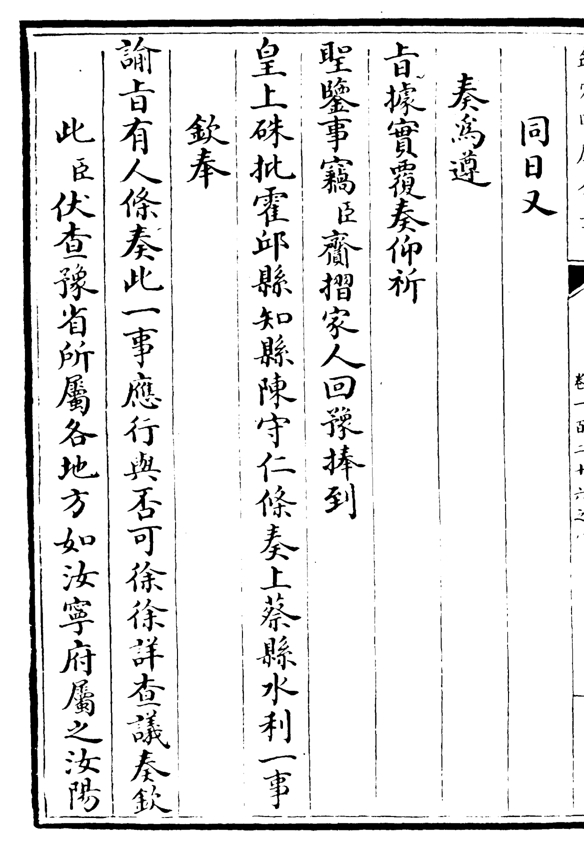
聖鑒謹

奏

此等恩寵皆汝平日勤勞奉公之效朕之一切賞罰本

出無心皆任諸臣自取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乃

天道也朕豈敢違



同日又

奏為遵

旨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齎摺家人回豫捧到

皇上硃批霍邱縣知縣陳守仁條奏上蔡縣水利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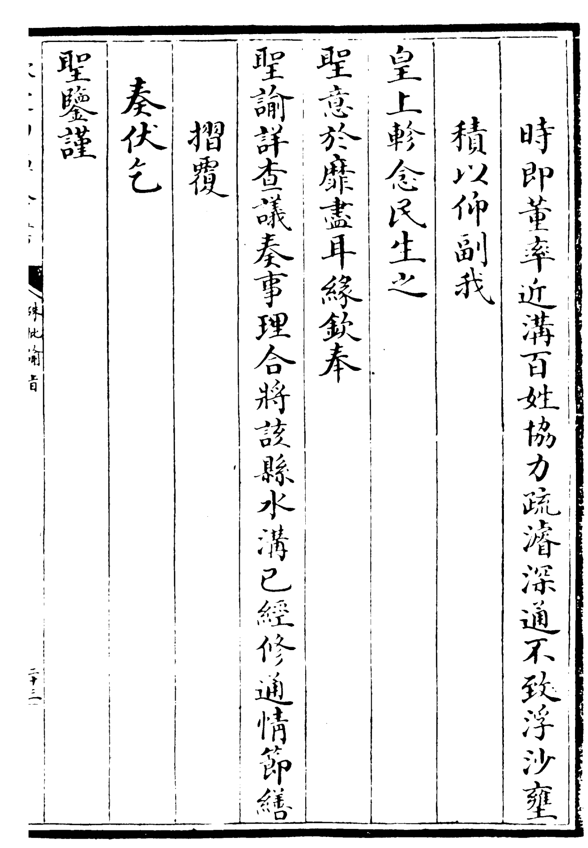
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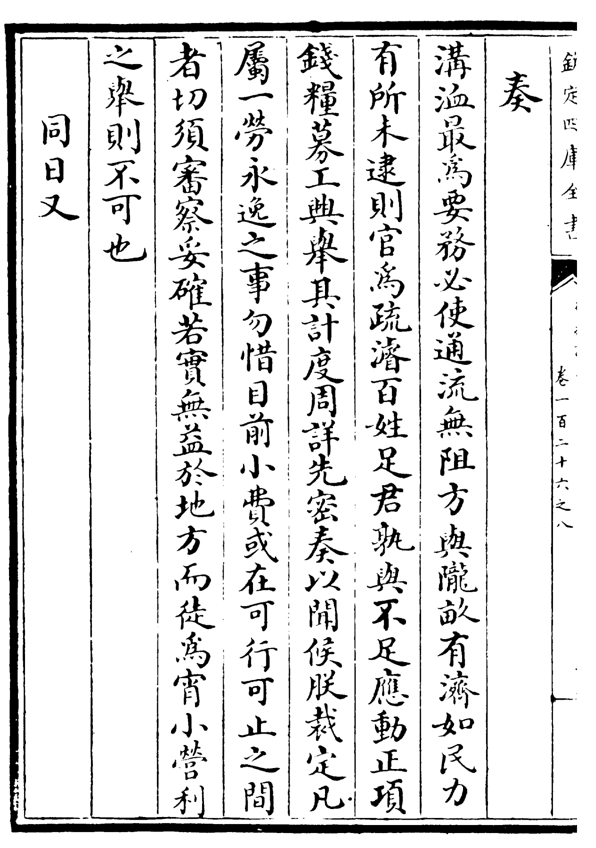
諭旨有人條奏此一事應行與否可徐徐詳查議奏欽此臣伏查豫省所屬各地方如汝寧府屬之汝陽

上蔡新蔡遂平西平陳州屬之項城等縣最爲窪下而上蔡一邑實居遂平西平之下流而又在汝陽項城新蔡之上從前各縣凡低窪之處一遇久雨水積便成巨浸以致地多荒廢農民失所康熙二十八九年間前任上蔡縣知縣楊廷望相度地勢率民疏濬并詳請通飭鄰邑同時開挖使各邑之水由溝直達汝淮兩河地皆涸出變爲沃壤數十年來逃荒之民盡皆復業是以紳衿百姓皆知

開宄溝渠為此方之急務每於農隙之時即呈請疏濬雖土沙鬆浮風吹雨積易致淤淺然不時挑宄自可通流故汝寧一府連歲豐收並無水患臣自莅任之始即於飭行水利事案内嚴飭各屬凡有溝渠阻塞之處令其合力疏濬務使淺者深之狹者廣之嗣據各該縣陸續詳報俱各修通水勢暢流並無壅阻令蒙

聖諭周詳臣惟有再飭各屬於每年冬月農工已畢之


時即董率近溝百姓協力疏濬深通不致浮沙壅
積以仰副我
皇上軫念民生之
聖意於靡盡耳緣欽奉
聖諭詳查議奏事理合將該縣水溝已經修通情節繕
摺覆
奏伏乞
聖鑒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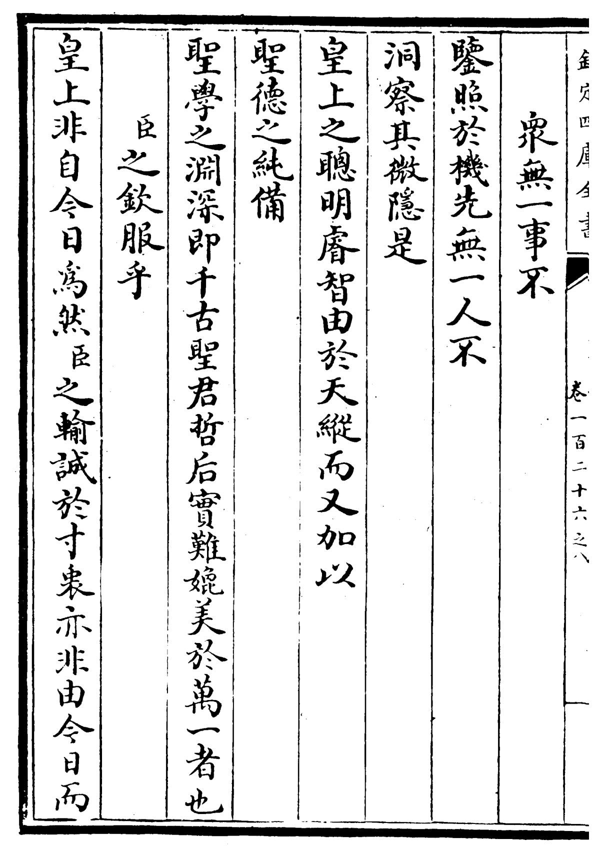


奏

溝洫最為要務必使通流無阻方與隴畝有濟如民力有所未逮則官為疏濬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應動正項錢糧募工興舉其計度周詳先密奏以聞候朕裁定凡屬一勞永逸之事勿惜目前小費或在可行可止之間者切須審察妥確若實無益於地方而徒為胥小營利之舉則不可也

同日又

奏爲
聖恩益隆臣罪愈重謹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齊摺家人回豫捧到
皇上硃批諭旨張球之事何如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
種種欺隱俱已敗露服朕之明鑒否欽此臣跪讀之
下不勝汗流浹背無地自容伏惟我
皇上德備乾坤明竝日月自
御極以來念切民依勵精圖治雖極四海之遥臣民之



衆無一事不
鑒照於機先無一人不
洞察其微隱是
皇上之聰明睿智由於天縱而又加以
聖德之純備
聖學之淵深即千古聖君哲后實難媲美於萬一者也
臣之欽服乎
皇上非自今日爲然臣之輸誠於寸衷亦非由今日而

始惟是臣以一介庸愚仰沐
皇上特達之知畀以巡撫重任復荷
聖恩諄切教導多方訓誡臣感激
知遇隆恩無時無刻不思凜惕冰淵黽勉學習以圖報
效無如臣質本下愚才實駑劣勉亦無益學亦不
能如上蔡縣革職知縣張球臣實費盡苦心詳加
體察不謂終被張球種種欺隱臣於出闈之日聞
何必
乃爾此等弊止皆係無能爲景象凡有錯誤愧悔
其敗露在此時臣已羞慚無地悚惕難安迄今居

總屬徒然自懲自戒改之為貴
處不寧寢食俱廢不但無顏以對
皇上竝無顏以盟幽獨故於本年九月初四日繕摺請
罪自必早蒙
聖鑒但臣為張球所欺是臣之至愚臣輒敢據其所欺
之言以欺
皇上是臣之大罪已為
國法所不容亦非臣所敢倖免即
皇上天恩垂念臣之愚昧寬臣以萬死而臣之抱疚於

過矣朕中心實不罪汝也經此一番洵非無益當篤信朕此心者終身不能自釋百計難於自贖矣因念臣前摺所批增益識見用人妙術之旨與張球同在一省之內猶不免被其所欺而

皇上深居九重之中早荷

聖明洞鑒則臣不但欽服

皇上之無微不照而併自恨臣之下愚不移辜負

皇上平日諄諄垂訓之

聖恩而甘心自蹈於萬死不可一生之地又何顏立於

屬僚之上而任封疆之重哉惟冀

皇上立賜罷黜將臣嚴加治罪庶犬馬私忱或可以稍

寛矣臣不勝悚惶待罪之至為此謹

奏

經歴如是境遇正乃

上天所以玉成於汝也無須憤鬱即如年羮堯一人增朕

無限見解夫闔省之廣屬員之衆焉得人人不謬事事

無舛惟貴方寸内所秉忠正耳舉凡類斯波累之咎朕

悉予原恕汝其寛懐自處勉之

同日又

奏爲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恭謝

天恩一摺欽奉

硃批諭旨初志固當不移不易然人砥礪心行所貴美愈求美精益求精豈可削竹爲鵠而遂自視爲極則耶欽此臣跪繹之下感激涕零莫知所措仰見

聖訓義至精微旨甚深遠此誠千古帝王所未發之心

傳朱子考亭所未闡之奥論也臣惟有終身頂誦

皇上諄切垂訓之

能遵朕訓行而有效方見凜奉之誠感激之切也

時刻警心以仰副我

聖意於靡盡耳又臣覆

奏河泓刷深一事欽奉

諭旨所奏朕殊不以為然嵇曾筠固未知會於汝但飭

令河員探量淺深確查尺寸汝自揣知其故也欽此

伏念豫省河防上屢

聖懷受

恩如臣敢不悉心仰體然而臣實庸愚豈能遠及祇因

本年四月内河水泛漲而滎澤縣堤内地畝竟未

被淹臣隨詢之南河同知劉永錫據稱該縣地方

因年來河泓刷深所以水不能淹臣此時正在

奏請

陛見因事關河防本欲查明面

奏隨咨飭各河同知令其逐段確查據實稟覆後據

各河同知陸續稟報并具稟河臣嵇曾筠而嵇曾筠即有前聞查詢河泓深淺曾否奏明令臣將原單移知之字嗣臣未蒙

聖恩俯允

陛見而既經查明臣敢不繕摺具

奏乃不謂

聖明早已洞鑒臣於繕摺恭

奏之後始知河臣嵇曾筠已奉有

諭旨垂問臣不勝欽服
皇上之明無不照而深幸臣具
奏之適逢其會也所有臣具
奏河泓之故實因滎澤未淹而起今蒙
聖諭諄切臣不敢不將實情據實再為覆
奏仰祈
聖鑒又臣欽奉
已悉
聖諭從前查勘河道之欽差闡爾一無所贈殊覺禮儀

少缺令鞫獄大臣在豫俟其諸案審畢當各盡地主之誼辭受與否聽彼自為耳欽此臣跪誦之下感激涕零伏念臣受性顓愚事多悖謬乃蒙

皇上愛臣之深憐臣之切

特頒諭旨諄切教導似此

高厚隆恩臣即粉身碎骨亦難圖報但臣自到任以來

凡奉

若此又屬太過況朕曾經降旨通行曉諭禁止地方官

欽差來豫即委員赴前途候迎并按站備具公所酒席

供備送迎豈可復循故步前諭蓋恐爾失交接之禮結怨於人耳錯會朕意矣迎至省會每日供應臣仍委員備送寧致有餘竝不敢少有缺畧迨事完起程之日臣復備具贐儀盡禮而已毋須過厚如禮分送而收與不收聽候

欽差酌奪臣查前奉

欽差查勘河務之內閣學士何國宗等臣於其初次來豫曾經備送贐儀而何國宗等再三力辭不受臣又備送土儀亦堅執未收後復奉

欽差來豫臣因何國宗等初次未收今若再為備送恐

儀文究不可省他人未必諒汝心也

抬涉套之嫌所以不敢輕舉此實臣一時愚昧無

知不免疎於禮節今蒙

皇上天恩明白指示臣惟有恪遵

聖訓各盡地主之誼不敢再致有缺以仰副我

皇上教導之洪慈於萬一耳為此謹

奏

覽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

聖恩愈厚圖報愈難負罪愈深矢心愈篤淚盡血枯聲

微哽咽事竊臣以愚陋庸材蒙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兢兢業業時凜

聖訓每於因公接見司道各官必勸其各去私嫌共吐

誠實即臣一身凡有所言未當所行未合俱懇其

面相商酌臣即改圖從善以求至當故歷任司道

初則未免各懷猜忌久則俱鑒臣心無他不但有

上下相成之美而且有朋友責善之風詎意有管河道佟鎮者外實肆傲内多姦險臣猶以該道總理河務不過催趲工程出納錢糧如此少年正可効力豈可因其妄自尊大便與計較故常曲為寛容不料其處心積慮已非一日然從來小人之心計雖毒必不能獨立孤行或朋比為姦或乘機傾陷或借勢中傷此又情事之必然如秋審鄒權虧空一案係

題定奉

旨應斬監追人犯例當定擬緩決佟鎮因留侵用河帑地步執意開脫始則竝不詳報而惟以無心辦理為辭繼則傳伊會審又以查催工程為諉光州諱盜一案始則託陳世倕代為批詳繼則自行畫押移送故示以相好之情誘以同寅之雅陳世倕有不墮其術者哉更可異者佟鎮於本年七月初六日私赴按察司衙門檢查案卷拉扯按察使魏定

此係必有之事朕早勘破小人衷曲已降旨與福敏命其過豫時密諭魏定國楊夢琰矣

國爲幫手又於五月內提光州案卷查閱拉扯光州知州高琰爲幫手如鬼如蜮險不可測此其朋比爲姦之一證也況光州補報盜案係四月內事秋審鄒權係六月內事何難即時揭報乃俟至七月終旬

欽差大臣按臨審事正值臣多事之秋始行揭報部院此又其乘機傾陷之一證也再此二案果係陳世倕之非則當直揭陳世倕果係臣之罪則當直揭

臣

聖明之前豈容魑魅魍魎出沒隱現指東擊西一倘兩

敗此又其藉勢中傷之一證也總之佟鎮之姦已

蒙

皇上洞鑒無遺佟鎮之罪已蒙

皇上革職審擬無庸臣之再為瑣瀆臣於雍正四年九

月二十一日據齋摺家人恭捧

硃批諭旨到豫臣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類斯謬誤之事雖各省皆有

但俗諺有云不犯為高伏讀

聖諭

皇上諄諄告誡之意皆由臣奉職無狀罪不容逭乃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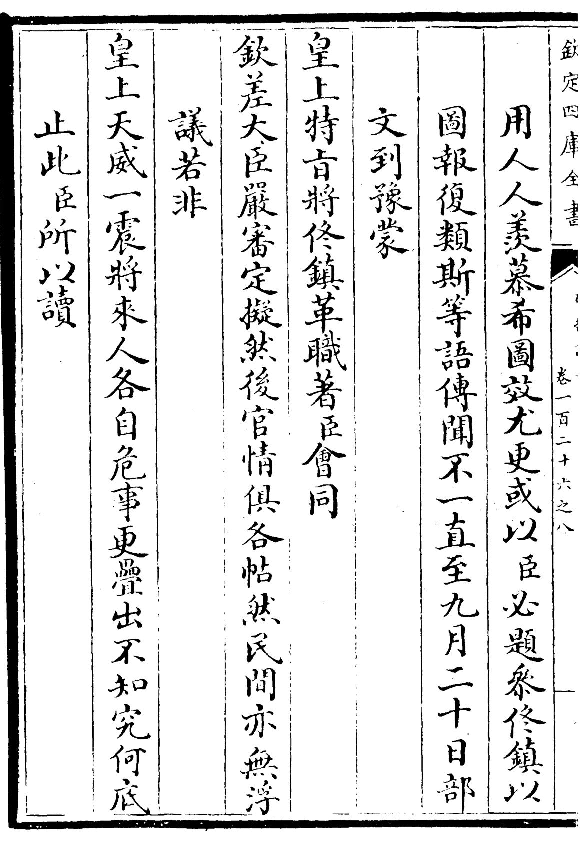
臣之罪而仰壓

皇上如許天心周詳委曲復蒙

皇上念臣之愚憐臣之至一至於此臣雖至愚豈同木

石心既抱歉魂自不安此臣所以未泣而淚已枯

欲言而聲已哽也又蒙
聖諭此等刁風豈可使其滋長當嚴懲示儆臣現在所
遇之境所見之事而已蒙
皇上洞鑒於機先無微之不照誠聰明睿知之
至聖盡性前知之
至誠也臣請畧陳其槩查自八月初間佟鎮一揭之後
豫省官民紛紛議論或以臣此番必敗於佟鎮之
手或以佟鎮能如此直行毫無顧忌將來必獲大



用人人羡慕希圖効尤更或以臣必題叅佟鎮以
圖報復類斯等語傳聞不一直至九月二十日部
文到豫㡖
皇上特旨將佟鎮革職著臣會同
欽差大臣嚴審定擬然後官情俱各帖然民間亦無浮
議若非
皇上天威一震將來人各自危事更疊出不知究何底
止此臣所以讀

皇上之訓旨而血淚俱無思
皇上之天恩而聲息欲絶也臣何人斯而蒙
皇上如此保全不但抱愧於中惟覺
天恩愈厚臣罪愈深益心同犬馬自竭報效之誠而力
比駑駘不勝馳驅之任臣惟有矢諸
天地神明盟諸幽獨衾影一字不敢欺絲毫不敢苟而已是即報朕之要道勉之
臣因賦性愚鈍辦事全憑勤慎故凡片紙隻字必
寓目而留神一事一言必熟思而審處此臣素所

得力在此今被佟鎮一揭則更加慎重更加精勤

臣且奉佟鎮以為師經一番風波長一番歷練則

自今以後臣之所以事

皇上者又未必非佟鎮有將伯之助也所有微臣感激

皇上逾格天恩犬馬難報私忱理合繕摺覆奏仰祈

聖鑒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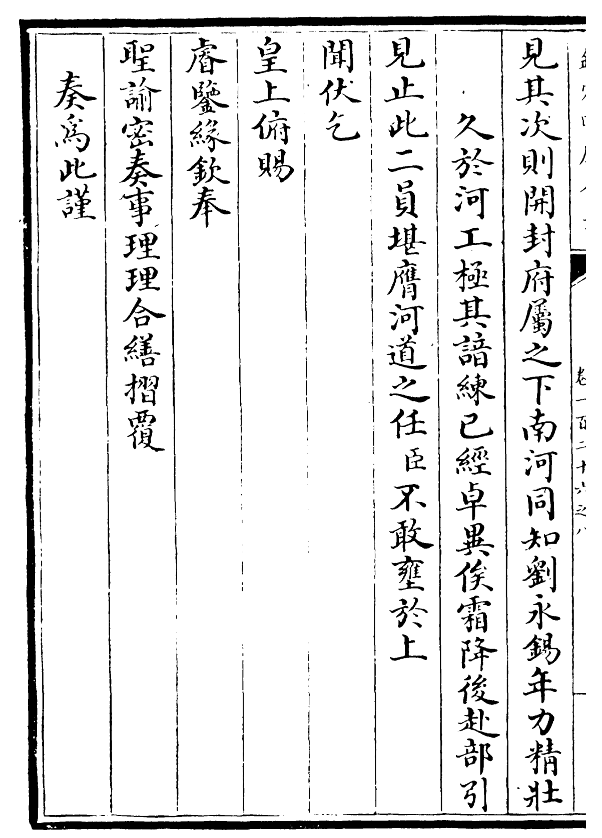
奏

汝第坦然釋懷始終堅貞立志益勉公忠不涉一毫欺

罔自然得免愆咎汝不自陷他人其奈汝何朕生平從
不負人人或負朕
上天默助必獲報復四年以來內外諸臣寧不共見斯亦
朕一念亦衷所感諸臣俱當效法朕之居心即以斯內
省不怍之念仰對
天地神明保汝無往而不亨吉也實為第一妙策
同日又
奏為遵

旨據實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
硃批諭旨管河道一缺爾如意中有稱職之人密奏以
聞欽此伏念河道一官必須熟練河務勤謹辦事之
員方可勝任在
皇上至聖至明因才器使爲千古之聖君哲后所未及
必自有克勝其任之人而必下
詢及臣者即大舜好問察邇之

聖心也臣識見雖愚敢不敬陳所知茲查有歸德府知府祝兆鵬居官勤慎才具亦優兼之為人平易官民相安兩年以來臣見其凡遇桃伏秋汛黃水長發之時必住宿河干督同商邱虞城考城三縣屬員周流搶護相度機宜深知河務自前撫臣石文焯請補知府未經引見正侯霜降後臣即遵旨給咨赴部引



見其次則開封府屬之下南河同知劉永錫年力精壯

久於河工極其諳練已經卓異俟霜降後赴部引

見止此二員堪膺河道之任臣不敢壅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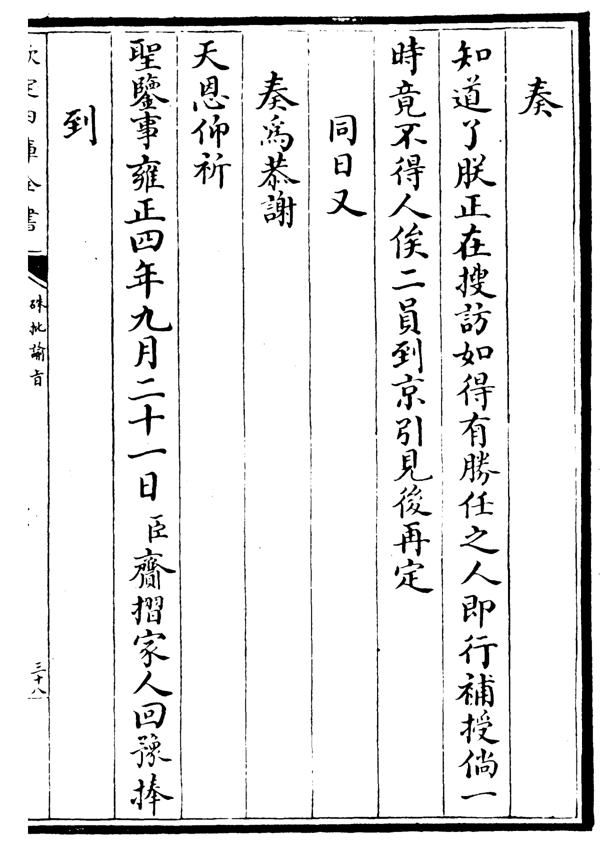
聞伏乞

皇上俯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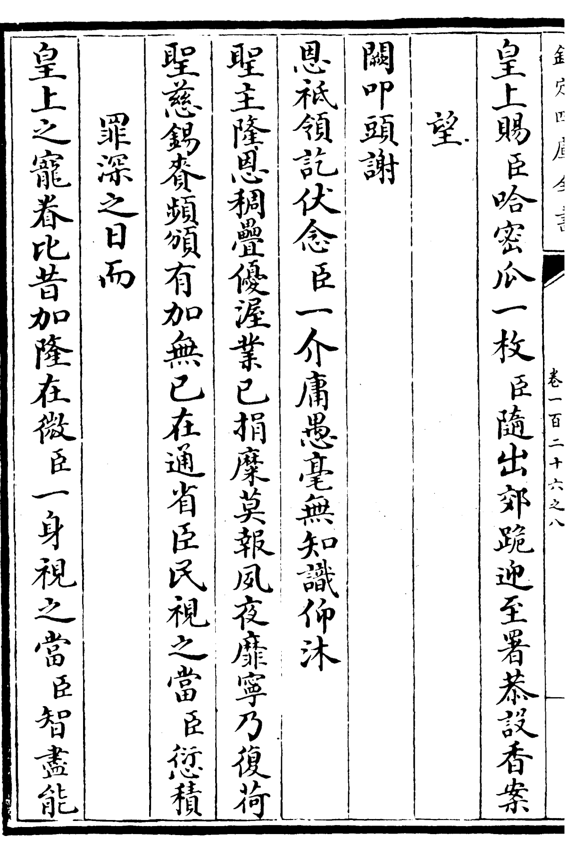
睿鑒緣欽奉

聖諭密奏事理理合繕摺覆

奏為此謹



奏
知道了朕正在搜訪如得有勝任之人即行補授倘一
時竟不得人俟二員到京引見後再定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臣齋摺家人回豫捧
到



皇上賜臣哈密瓜一枚臣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伏念臣一介庸愚毫無知識仰沐

聖主隆恩稠疊優渥業已捐糜莫報夙夜靡寧乃復荷

聖慈錫賚頻頒有加無已在通省臣民視之當臣愆積

罪深之日而

皇上之寵眷比昔加隆在微臣一身視之當臣智盡能

索之時而駑駘之報稱曷有其極自有此

恩賜而忌臣者爽然若失疑臣者帖然無辭則是

皇上今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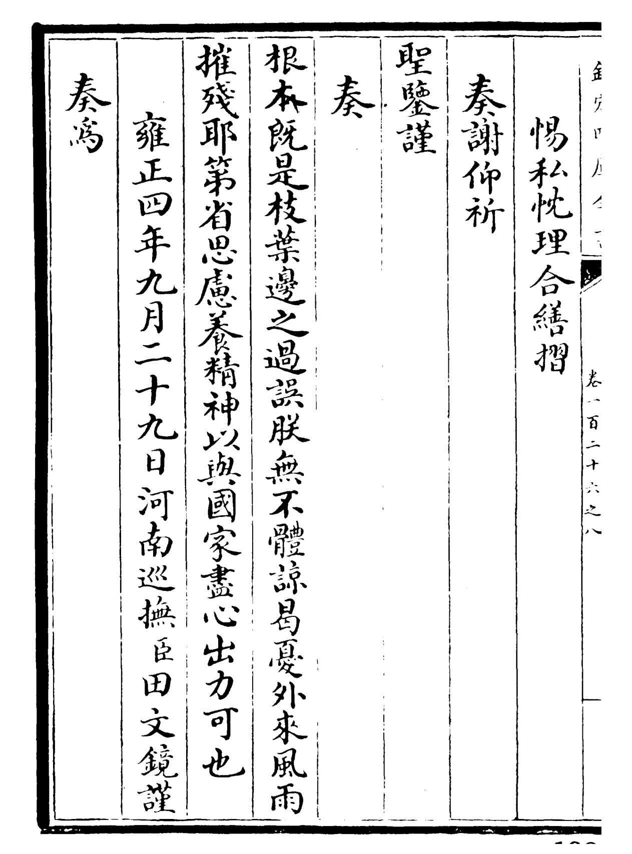
天恩寧止香能沁臣之心亦且寒能入臣之骨臣正不

知何修何幸而仰邀

聖眷之隆一至於此臣惟有矢諸白日竭盡丹誠以仰

報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於生生世世耳所有微臣感激悚



惕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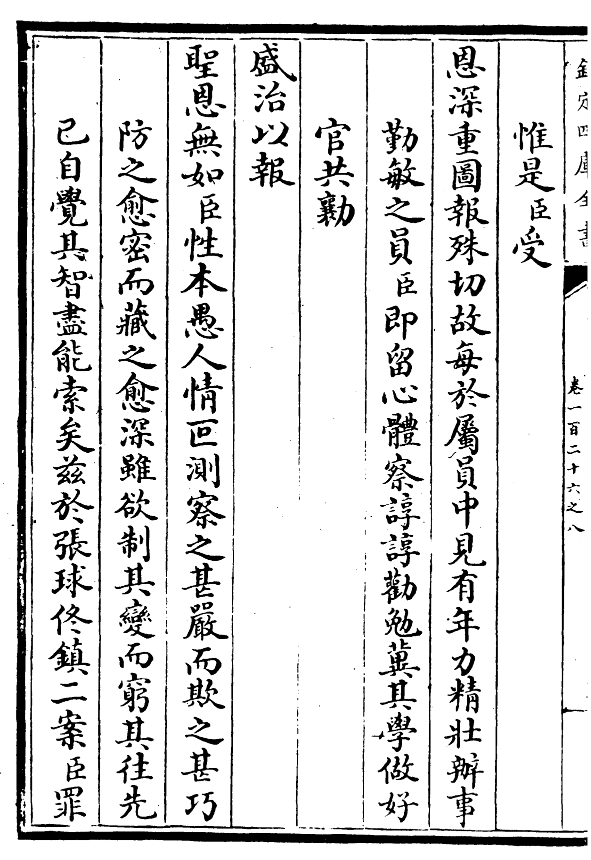
奏

根本既是枝葉邊之過誤朕無不體諒曷憂外來風雨摧殘耶第省思慮養精神以與國家盡心出力可也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

聖恩愈重臣罪愈深謹瀝血奏謝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據臣家人齎回臣
奏請罷黜治罪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涕零五中碎裂矣伏
念臣以一介庸材謬膺重任疊荷
皇上天恩憐臣愚昧無一事不
教導於機先無一端不
訓誡於事後臣非木石敢不時刻竭誠仰體以求至當



惟是臣受

恩深重圖報殊切故每於屬員中見有年力精壯辦事勤敏之員臣即留心體察諄諄勸勉冀其學做好官共勷

盛治以報

聖恩無如臣性本愚人情叵測察之甚嚴而欺之甚巧防之愈密而藏之愈深雖欲制其變而窮其往先已自覺其智盡能索矣茲於張球佟鎮二案臣罪

當萬死復荷
皇上憐臣愚昧念臣無心不加臣以斧鉞之誅而仍
賜臣以自新之路并蒙
聖主洪慈以不逆詐勿偏聽看透世情增長識見諄諄
垂訓似此
天高地厚之恩臣即生生世世誓作犬馬亦難圖報惟
有銘諸寸衷竭盡丹誠而已所有微臣感深刻骨
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又臣恭報秋成分數暨汛水平穩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跪誦

綸音伏思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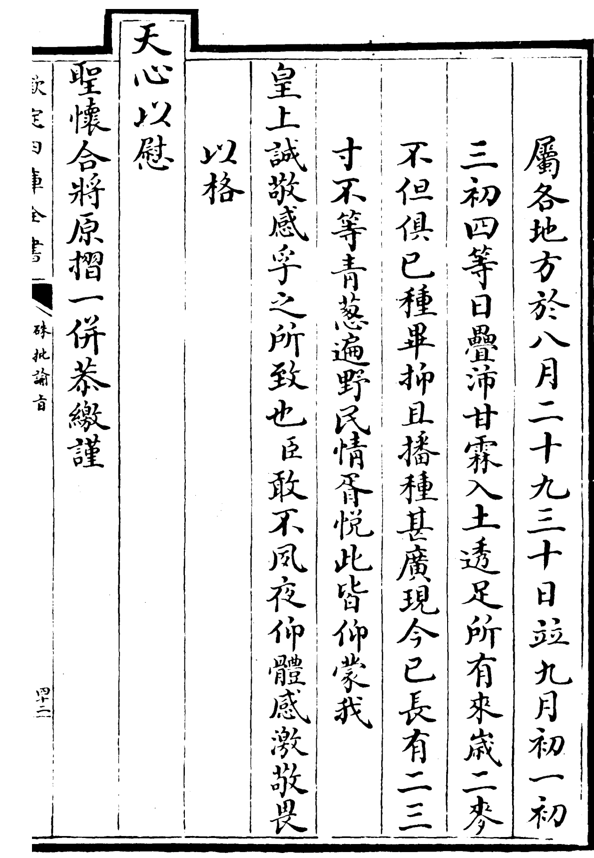
皇上自御極以來宵旰憂勤無時無刻不以民生為念

至誠昭格因而

天和立應乃

皇上聖不自聖安愈求安敬

天之誠固無不至保赤之懷復靡不周是以今歲豫省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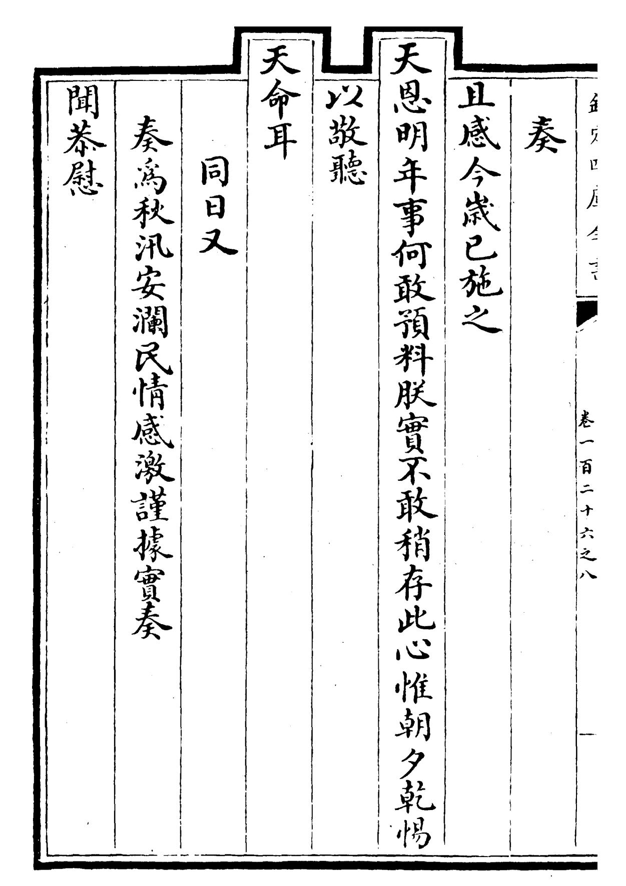


屬各地方於八月二十九三十日竝九月初一初三初四等日疊沛甘霖入土透足所有來歲二麥不但俱已種畢抑且播種甚廣現今已長有二三寸不等青葱遍野民情胥悅此皆仰蒙我

皇上誠敬感孚之所致也臣敢不夙夜仰體感激敬畏以格

天心以慰

聖懷合將原摺一併恭繳謹



奏

且感今歲已施之

天恩明年事何敢預料朕實不敢稍存此心惟朝夕乾惕

以敬聽

天命耳

同日又

奏為秋汛安瀾民情感激謹據實奏

聞恭慰

聖懷事竊照豫省今歲秋汛荷蒙
皇上廑念河工屢頒
聖訓臣跪讀之下不勝悚惶無地每與副河臣嵇曾筠
交相勸勉協力防護查自雍正四年七月十一日
立秋起至九月初三日止工程水勢平穩情形業
經臣節次繕摺
奏明茲復查自九月初四日起至九月十三日止除
長落相抵外淨長水只不過一二尺至四五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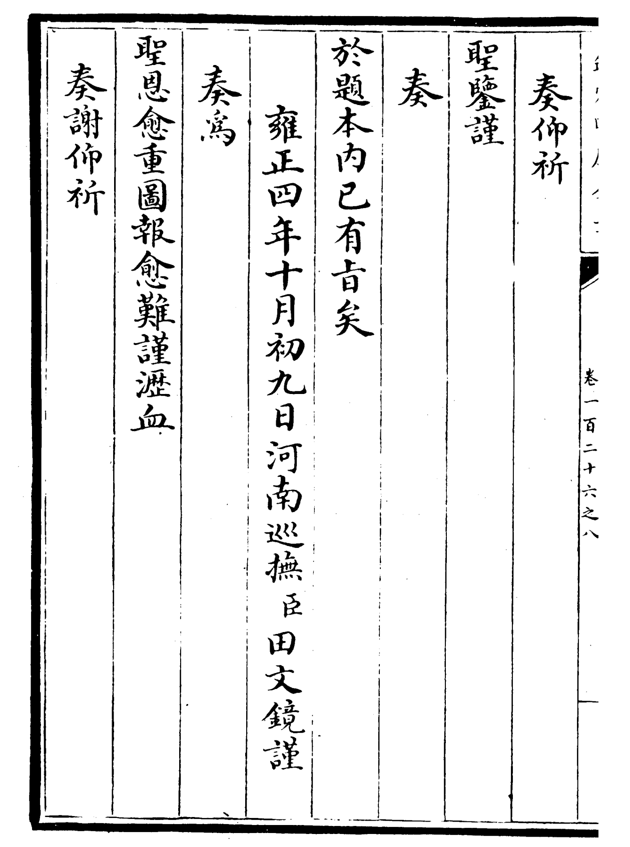
等自九月十四日以後水勢有消無長盡皆歸槽今九月二十九日已交霜降兩岸工程俱各平穩且今歲秋汛因河泓刷深之故水勢始長旋即消落不似上年壅塞難行臣見濱河士民感激皇上天恩扶老攜幼爭赴

嘉應觀祝

聖酬

神歡呼之聲亙於四野并紛紛具呈懇請

奏謝臣不敢壅於上
聞現在繕疏入
告此皆我
皇上誠敬感孚河伯著靈之所致也臣職任封疆懼怍
之餘彌深悚惕再臣復查增卑培薄工程大工已
竣只有提頂堤邊再加修整便可告完合併
奏明所有秋汛工程水勢平穩暨士民感激私情理
合繕摺具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於題本内已有旨矣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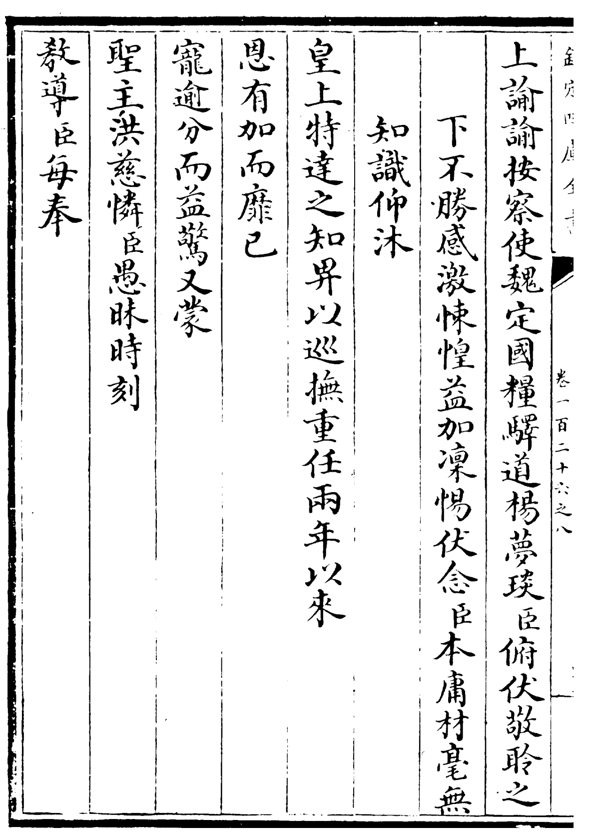
聖恩愈重圖報愈難謹瀝血

奏謝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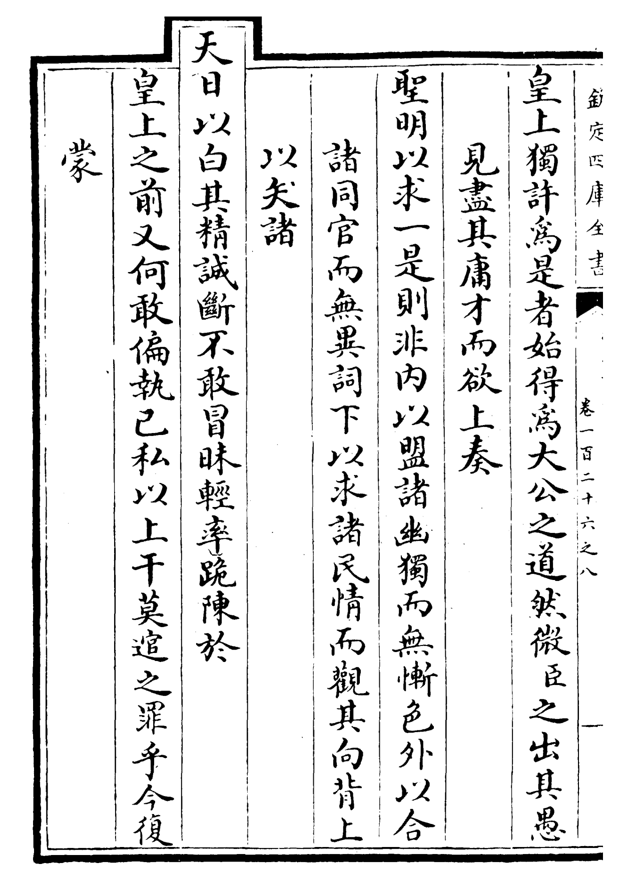
睿鑒事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署理湖廣總督臣福敏馳驛至豫臣即率領在省大小文武諸臣出郊祇候跪請

聖安福敏向臣轉傳

上諭汝所辦理之事皆是所以纍次加恩若一有偏執便不能皆是朝廷雖欲加恩亦不可得乃知臣道之克盡君恩之常保皆由於凡事之合宜而不執也汝宜深體此意欽此又傳


上諭諭按察使魏定國糧驛道楊夢琰臣俯伏敬聆之
下不勝感激悚惶益加凜惕伏念臣本庸材毫無
知識仰沐
皇上特達之知畀以巡撫重任兩年以來
恩有加而靡已
寵逾分而益驚又蒙
聖主洪慈憐臣愚昧時刻
教導臣每奉

聖訓諄諄即焚香跪誦逐字逐句更番尋繹凡居官行
政莫不仰體
聖心敬謹奉行以故庸劣如臣而猶得倖免隕越者皆
皇上平日教誨之所賜也然臣受
恩深重圖報殊切每於臨事之時未有不力求其是但
臣素矢微誠以爲凡事臣一人自見爲是者未必
即是必衆人共見爲是者方爲公是且以爲衆人
共見爲是者或出於依附之私必



皇上獨許為是者始得為大公之道然微臣之出其愚見盡其庸才而欲上奏
聖明以求一是則非內以盟諸幽獨而無慚色外以合諸同官而無異詞下以求諸民情而觀其向背上以矢諸
天日以白其精誠斷不敢冒昧輕率跪陳於
皇上之前又何敢偏執己私以上干莫逭之罪乎今復
蒙

皇上天恩推心置腹

特命署督臣福敏於大廷廣衆之中敬宣

訓旨不但誡臣以偏執而更勉臣以精進不但欲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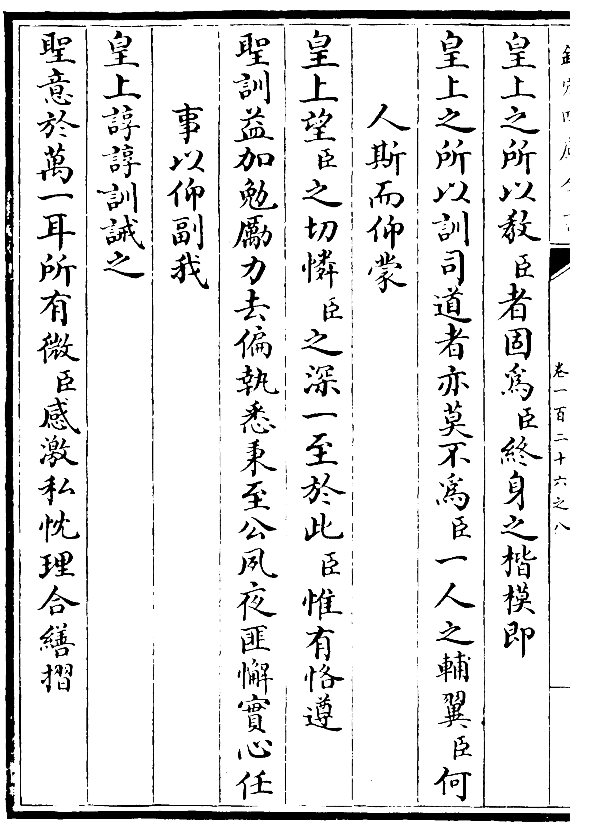
人盡心竭力以副我

皇上期望之

天心而併

嚴諭臬司糧道無存黨比協恭和衷以匡微臣之不逮

則



皇上之所以教臣者固爲臣終身之楷模即
皇上之所以訓司道者亦莫不爲臣一人之輔翼臣何
人斯而仰蒙
皇上望臣之切憐臣之深一至於此臣惟有恪遵
聖訓益加勉勵力去偏執悉秉至公夙夜匪懈實心任
事以仰副我
皇上諄諄訓誡之
聖意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福敏所傳誤矣朕並未曾言爾偏執但命伊將朕所以

嘉奬之意所以恩寵之故面諭爾知併降訓旨與楊夢

琰等葢因楊夢琰原係福敏法海所薦舉之人才具頗

屬優長去年春間李紱曾於朕前奏稱楊夢琰必不得

田文鏡之歡心等語或恐其於中播弄致爾共事屬員

懐疑掣肘預先道破不令若輩得以施其伎倆耳今觀
福敏傳旨光景殊大失朕意總之爾第坦懐勿慮自信
果是蒙朕許可遂守而弗失偶或不是遵朕教誨復從
而悛改則更無不是處矣最要者始終如一不隨境而
易爲大丈夫之操履朕不輕易許人爾之秉心立行
實有可取非同泛泛即照此加勉爲之自永遠叨承眷
顧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貢生臣王詢